

『当代艺术』不都是

■王进玉

在很多场合经常会听到有人说：“所谓的当代艺术就是当代人创作的艺术”；或者说：“当下存在的所有艺术都可称之为当代艺术”等诸如此类观点。这些观点既对又不全对，从学术层面严格来讲是不对的。

因为当代人创作的艺术样式以及当下存在的艺术门类可谓种类繁杂，其中既有传统的样式和门类，又有不同于传统的思考与表达，所以还是要进一步加以区分才行。比如当代有太多从事传统一路的书画家，他们终其一生可能都在以古为师、与古为徒，他们的艺术实践和传统审美并无二致，他们的作品称之为当代艺术显然是不合适的。

自古就已存在这些艺术形态、表现形式，今天只不过是一种传承和再现。那么这个时候判断是否为当代艺术，关键还要看它对传统有没有一个实质性的创新、推动和发展，不一定非得具有原创性，但至少要有再创性。如果有与传统不同的地方，又适应了时代需求，和当下发生了深度联系，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就可称为当代艺术，如果没有，还是一个旧有的样态与表达，则不能称为当代艺术，这一点务必弄清楚。因此，并不是当代任何人创作的艺术都是当代艺术，也不是当下存在的所有艺术都可称为当代艺术，不能这么泛泛、粗浅地定义。

那我们的当代艺术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呢？结合自身特殊性综合来看，应该是不同于中国传统艺术的一种新的样态，这其中不只有西方所认为的那部分较为纯粹的“当代艺术”作品，还包含了他们眼中的一部分“现代艺术”创作，比如张晓刚的表现主义绘画“血缘——大家庭”系列、刘小东的写实主义绘画“三峡新移民”系列等，虽然在具体的绘画语言上还属于现代艺术的创作范畴，但因反映的是时代记忆、社会变迁等主题，往往也都被看作是“当代艺术”或者“现当代艺术”。

“现代艺术”和“当代艺术”由于客观的历史原因，很多时候的确是混合在一起同步发展的，没有太过明显的时间、创作上的界限与分别，一直到今天也依然有着一种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复杂关系存在，这是与西方当代艺术最大的不同之处，也是在学术上经常会产生观点分歧和争论的地方。

另外，当代艺术不只是体现在绘画方面，还有雕塑、地景、行为、装置、拼贴、新媒体以及综合材料、人工智能等众多方面，更不只是在形式、技术，还有思想、内容上，都要与传统拉开距离，并且要有契合时代乃至超越时代的新的观念、主张和表达。即便与传统产生了某种联系，也是对其进行的一个新的阐释和当下转译，而非亦步亦趋、模仿照搬。

因此对于当代艺术的界定，绝不单单取决于谁创作的，或在什么时间创作的，而是由它与当下、当代的内在关系所决定，取决于作品是不是有别于传统，是不是具有当下性、当代性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。至于如何判定是否具有当代性，这在学术界也大概有着一个基本的共识，简单讲主要通过反思传统、针对当下和批判现实这三种方式来实现，这也是前面提到的当代艺术更着重于问题意识、介入思维和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，并且具有清晰的个人立场与未来指向。所以倘若作品是当代人创作的，但不具备上述这些特质（之一），而是和传统艺术表达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对传统的一种重温、复制或翻版，创作者也没有站在当下立场、当下语境对所处时代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的认识、思考与注解，不能发生一个实际的、积极的、有价值的关联、反应和互动，这样的创作就不能叫当代艺术。

总之，概括来讲，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是两个不同认知体系、不同发展路径、不同诉求表达的一种存在。虽然它们之间不是一种完

全的对立关系，但也并非简单的、绝对的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，可以说它们存在的形态、创作的理念、表现的方法、传播的特点等都是迥异的，也许最终在某些方面会异曲同工、殊途同归，譬如对天人合一思想、和谐共生理念等的追求和诠释，但具体到各自的表达与叙述上，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性。

当然，它们之间无所谓孰好孰坏、孰优孰劣，在哪一领域做好了都不容易，都值得肯定和赞许。如果不能彻底理解它们的不同，只是很笼统、宽泛地认为当代艺术就是当代的艺术、当代人创作的艺术等，便会闹出很多笑话，以致经常会在一些比较新潮、前卫的展览中看到一些特别传统、守旧的作品充斥其中，这样就显得不伦不类。可是展览的主题、名称却又偏偏总要打着当代艺术的名义和旗号，实在是张冠李戴、混乱不堪。这说明一些策展人和学术主持也是糊里糊涂，没有搞清楚何为真正的当代艺术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当代艺术的叫法本就不准确、不科学，把现在的艺术叫当代艺术，那后面再出现的怎么办，以后创作的艺术又叫什么呢？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，也多少有些杞人忧天了。艺术史已经走到这里，从现代艺术走到当代艺术，就像我们的历史从近代史、现代史走到当代史一样，都是自然而然、顺理成章的，至于后面对未来的艺术如何定义，那是后人的事情，可以叫后当代、新当代、超当代等，当然也可以是其他的定义和命名，都未尝不可。而这些在笔者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，艺术史发展到每个阶段，自然会有相应的新的阶段的艺术形态诞生，也自然会有相应的命名策略、评判标准等出现，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当下所发生、所出现的新的艺术做好，做到位，同时又做出品位来，这才不负当下，也是对未来最好的交代。

（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）

人生尚有万重山， 考研并非独木桥，

■肖亚平

2026年考研成绩即将在2月下旬公布。记得15年前，考研成绩公布后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一位美术教育专业毕业生的电话。电话那头她泣不成声：“老师，我第三年又落榜了，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！”可以想象，要在那浩浩荡荡的考研大军中挤过“独木桥”，该是何等拥挤；而两位数甚至三位数比一的录取比例，又意味着多么激烈的竞争。

然而今非昔比。驻足回首，本科生曾是“香饽饽”、硕士生也曾炙手可热的年代，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往日声势浩大的考研队伍已逐渐萎缩，曾经高不可攀的录取门槛也越来越低。当年那些作为“敲门砖”的响当当的硕士文凭，如今却似一块海绵砖，不仅敲不响门，有时连门朝南朝北都摸不清了。

若有幸考研成功，自然值得庆贺。这至少代表了在某一阶段的努力与专注。在获取文凭的同时，潜心求学，确能增长知识、锤炼思维。然而，我们亦须清醒：并非所有“导师”之名都等同于“良师”。学术界也有其浮躁的一面，例如那些汲汲于功利、疏于教导的“影子导师”，或那些头衔唬人却无真才实学的“纸老虎”，再或那些深陷行政事务、无力指导学术的“某长”。若不幸遇上，读研的旅程或许会平添许多迷茫与曲折。

这样说，并非以偏概全。事实上，大部分爱岗敬业、默默耕耘在科研和教学一线的导师，依然令人敬佩与仰视，也值得学生尊敬与

信赖。

因此说，考研“上岸”是一回事，遇上良师，更是读研期间的幸事。德艺双馨的导师，能为你前行路上的铺路石与灯塔，成为你向上攀登的肩膀与阶梯。

步入社会，现实往往更为复杂。即便手握硕士文凭，它也常常只是一块“敲门砖”。门内的人，仍会综合打量你的能力、情商、背景乃至机遇。网上曾有个广为流传的段子：父亲送外卖供儿子读完本科又读研，儿子毕业之后，却和父亲一起送起了外卖。这故事看似荒诞，却尖锐地折射出结构性就业压力与个人选择之间的无奈。它提醒我们，教育投资与职业回报之间，并非简单的线性等式。职业本无贵贱，但若学非所用、志不在此，其中的落差便值得深思。

我始终相信：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像梵高、黄秋园等画家，生前寂寂，去世后作品却价值连城。可对普通人而言，若光芒要在生命熄灭后才被看见，那一点余光，又有何意义？

所以说，即使有硕士文凭，它也不是唯一的“敲门砖”。才学、情商、人脉、背景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，才有可能把门敲响、敲开。话又说回来，自身具备真才实学才是硬通货，也是进门之后能否拥有一席之地、坐稳板凳乃至走得长远的试金石。只有文凭与实力兼备，才能行得更远、站得更高。

常言道：条条大路通罗马。社会的发展，经济的腾飞，为每位怀揣理想的年轻人提供了多样施展才华的机会与生存渠道。以美术毕业生为例，既可考编成为中小学美术教师，也可投身纯艺术、平面设计、数字艺术、传媒、出版等领域，或创办少儿书画兴趣班等，未必非走考研这一条路。

年轻人应量体裁衣，认清自身的才智、兴趣与潜能，找准方向与目标，顺势而为，将个人优势与社会需求结合并发挥到极致。且不说那些众所周知的成功者，即便在我们身边，没有高学历却事业有成之人，也比皆是。

俗话说：直木宜为梁，弯木适作犁。人尽其才，方能各展所长。倘若你是一棵青菜，不必奢望长成参天大树，而应努力生长得郁郁葱葱，成为餐桌上虽不贵重却营养丰富、不可缺少的一盘青蔬；倘若你是一只孔雀，也不必屈就鸡窝执意生蛋，而应该丰盈羽翼，尽情开屏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美丽。

因此，考研不必成为一种执念，年复一年，一条路走到黑。青春宝贵，时光如金。将所有的希望与筹码孤注一掷于一场考试，可能意味着错过了窗外更广阔的风景与机遇。考研，并非生存的唯一出路；硕士文凭，也更非人生路上唯一的通行证。在文凭之外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，练就不可替代的本领，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，关于成长更为深刻的课题。

（作者系安徽安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）